功与过:文革前十七年新诗中的现实主义

骆寒超1,章丽萍2

(1. 浙江大学 国际文化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7; 2. 浙江大学 研究生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 要]文革前 17 年新诗中的现实主义具有'应该是这样'的前瞻性写实倾向,这一写实倾向将新诗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但极左思潮的日益加剧,导致这一创作特色成为助长政治权威话语的图解手段,随着诗人主体的失落,现实主义也陷入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泥潭。

[关键词]现实主义:前瞻性写实: 注体失落

[中图分类号] 1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1)05 - 0014 - 09

Gains and Losses: Realism in the New Poetry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UO Han-chao¹, ZHANG Li-ping²

(1.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2. Graduate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7 years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alism in the New Poetry followed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 of "must-be-this-way". This ideological guideline prescribed to literary realism promoted realistic poetry writing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 The extreme leftist ideology, however, directed this genre of artistic creation to the point of becoming an effective discourse for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This fall of poetic impersonalization into utilitarian conceptualization degraded realism to a mere non-creative formula.

Key words: realism; prescriptive realism; loss of the poetic self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到文革前夕的 17 年 ,是 20 世纪中国新诗在诗潮演变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阶段。1949 年 ,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的声音 ,代表了炎黄子孙在历史大转折中共同的豪迈心声 ,并为这以后我们高亢的民族斗志和昂扬的时代精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 ,共和国最初的年月 ,社会生活中普遍地存在着一股超越于五四运动时期而具有现实依据的狂飚突进式的浪漫情调。但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起 ,极左思潮的涌现以及超越了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则人为地强化了这一狂飚突进的气势及浪漫情调。正是以上情况 ,使得文革前 17 年新诗相应地凸现出了浪漫主义的诗潮 ,即使是一向被大力提倡的现实主义也因之而向浪漫主义倾斜 ;至于被排斥了的现代主义 ,则藉浪漫主义的外在装饰而获得了存在。

就这一阶段的现实主义而言,总体上显示为"应该是这样"这一倾向的写实特征,即在对社会生活作写实表现中,渗透着理想主义色彩。

当主体面对能体现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现实从而激发出前瞻性的生活感受时,创作中的理想主义实际上是出之于高度社会科学分析的一种自然主义精神对写实主义的透视,因此,这种现实主义真正具有'应该是这样'这一倾向的写实特征。这一阶段的现实主义诗人所做的追求,是对 20 世纪中国新诗现实主义创作的一大贡献,值得称颂。

[[] 收稿日期] 2000 - 09 - 06

[[]作者简介]1. 骆寒超(1935 -),男,浙江诸暨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国际文化学系教授,主要从事诗学研究;2.章丽萍(1967 -),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共和国诞生后最早一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是石方禹 25 岁时写的《和平的最强音》。这首抒情长诗发表在 1950 年的《人民文学》上。全诗显示了一个站起来了的中国人面对 20 世纪中叶世界政治风云变幻而发出的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正义吼声,其切入点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企图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的强烈抗议。一个个写实的画面,展示了朝鲜战场战祸的惨烈和反侵略中觉醒了的人民誓死捍卫正义与和平的雄姿。令人欣喜的是《和平的最强音》构思的重心并未放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上,而是致力于获得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上,那种对民族前程必然光明的坚定信念和甘愿奉献自己生命以捍卫祖国的顽强斗志上。作者这样唱道:呵,祖国/你的江河流过人民的血泪/你的青山埋着烈士的白骨/你洒过英雄儿女鲜血的土地/已经开满朵朵红花/你的长夜已经过去/你的白昼日暖风和/我愿我能活满一百年/看我的祖国岁岁壮大/但我也可以在下午拚死战场/假如早上敌人来侵犯。"这正是一个站起来了的中国人的精神形象。面对这个大写的"中国人",石方禹对民族前程满怀信念的抒情思路也有了更大的扩展——展现了具有前瞻性的生活遐想:我们的火车将从满洲里直通广州湾/我们新的桥梁/将横跨长江/从汉口到武昌 [11] pp. 14 - 15)。就这样,一首严谨的现实主义抒情诗,被诗人引向了对祖国未来的美丽憧憬,体现出主体内在罗曼蒂克的人生感受,也显示了作者对外在理想主义的生活渲染,而这首抒情长诗也因此具有"应该是这样"这一倾向的生活写实风貌,从而为这一阶段现实主义的创作提出了一个总纲。

既然《和平的最强音》立足于为缔造与捍卫共和国甘愿献身的信念来展开理想主义遐想 那么 , 这一追求也就会在一批把天下打下来的革命诗人中得到快速响应 因为这批诗人对来之不易的新 中国感受特别强烈 体验分外深刻。当他们漫步在旭日东升、红旗漫卷的新中国的大地,回顾炮火 硝烟、血雨腥风的人生历程时,诗情是悲壮而豪迈的。 1947 年初就投奔革命根据地的诗人岑琦创 作于 1956 年的长篇叙事诗《向导》① 就是这样 这首诗是献给解放战争年代浙闽交界游击区的一位 红色交通员" 老张 "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 老张 "是一个具有本体象征意味的形象。作为护送一批 又一批革命知识青年到括苍山游击根据地去的向导 他说得上像高尔基笔下的丹柯一样 悲壮地挖 出自己的心来照耀他人,走出黑森林,奔向自由、光明的世界。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一个离 开学校、投奔游击根据地的知识青年在通向括苍山的路上 ,常常感到向导" 老张 "是自己的一条路: " 这时候只要离开你一步/我就会迷失路途 [ˈ2]ˌpp.11 - 20)。而" 老张 "在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中 ,也 的确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条受党所指引的路 引更多走夜路的真理觉醒者通过有碉堡监视、有"警犬" 巡行、每一座'茅屋都在哭泣'、"每一颗谷粒都在忧伤'的荒野 走进深山 走向黎明 在那里"汇成一 条不可阻挡的巨流 ", 投入战争 ", 把黑暗的闸门冲倒 。 可是 在黑夜的尽头 他被敌人的子弹夺 走了生命 他以一颗殉忠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心铺垫起了一段"路"。在括苍山下微明的光亮中 即将 告别这个世界的' 老张 '向' 我 "说 " 我只能带你走到这里 "。那么 ", 今后的路 '呢?他说出了最后的 话"好兄弟,你记住/和队伍联络口令叫:胜利/把手伸过来吧/我这支枪就交给你……"这就意味着 " 我 "必须接过" 老张 "的枪 ,继续' 老张 "的事业 ,使自己也成为这条" 路 "中的一段 ,通向战争 ,通向胜 利。的确 " 我 '和更多被' 老张 '带引进根据地的革命者 终于把这条路铺向了" 胜利 " " 沿着这条熟 悉的山路/我们大队人马开下山/人马呵,像爆发的山洪/快乐地唱着:向前、向前……//沿着辽阔的 平原/只见一面红旗向前飘飞/红旗领先,劈开雾霭/那个扛红旗的正是你…… "2 7 pp. 11 - 20)就这

① 该诗后来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 1957 年 7 月出版单行本 本文所引此诗均据此版本。

样《向导》显示出了悲壮中有社会光明感、豪迈中有革命伤感味两者的高度交融,它以血染的理想主义激情,使全诗具有了现实主义的高品位。值得指出的是 这首诗还能在场景的氛围化表现和人物的意识流展示中凸现其意象本体,这一新追求超越了当年的艺术创作格局,颇具写实风采。

闻捷和李季也是致力于从共和国缔造者的角度作' 应该是这样 '这一倾向的写实追求的。从某 种意义上说 闻捷更具代表性。这种追求在他的抒情诗集《天山牧歌》中虽也有所显示 但那不是主 要目的,其主要目的集中地反映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中。 这是一部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 野战军于 1949 年夏天向西挺进去解放新疆的巨著。全作计三部 ,只出版了两部 ,第三部发表了两 个片段,其余手稿在文革期间因诗人惨死而不知去向。即便如此,也还是可见出它在20世纪中国 现代叙事诗创作中无可替代的杰出地位。作为解放大西北的史诗《复仇的火焰》社会涵盖面深广, 气魄宏大, 生活概括力强, 艺术圆熟, 在叙事诗创作中可说已达超前水平。它由多条曲折而生动的 情节线交织而成,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巴里坤草原人民从生活处境到精神状态历史性大转型为标志 的社会斗争大网络 而由此辐射出去 还展现了五角大楼勾结异国反华势力 企图以此为基点发动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谋活动 治湾国民党遥控忽斯满统率的大西北反共残余势力 妄图挑动民族仇 恨来抵制人民大进军的罪恶行径 使展现了新疆各族人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各民族自身尖锐 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作品还塑造了解放军指战员任锐等作为正义化身的革命形象 :巴里坤草原牧 民巴哈尔等在与命运抗争中 终于找到真理、获得人生价值的英雄形象 :乃曼部落妇女苏丽亚等为 忠于爱情 历尽磨难、至死不渝的人性形象 还有忽斯满、阿尔布满金、麦克南、尤丽等作为魔鬼象征 的形象。 如果说 现实主义要求细节描写的真实 那么《复仇的火焰》中各个人物的音容笑貌、行为 动作及与其相交的动态社会、静态自然正是用纯客观而细腻的笔触实写出来的。如作品第一部第 一章对十几个乃曼部落猎人勇闯暴风雪中的夜草原及觅路归家的叙述描绘 就生动地显示出这一 特征。如果说 ,现实主义要求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那么《复仇的火焰》中各个人物的性格 形象则是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高度概括出来的,是在历史必然的典型环境中出现、成长和完形的, 如对巴哈尔这个乃曼部落最英俊勇敢的小伙子误入迷途、经历惨痛教训 终于醒悟而成为一名忠诚 的革命战士的性格形象塑造 ,就显示为在典型环境中的完形。所以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典范之 作。但也不能不看到,作品中严肃的现实斗争表现既和神异的草原传奇风情结合在一起,更通过历 史必然性的感性体现赋予生活内容以一层理想主义色彩 隐示着生活 应该是这样 的前瞻性情景。 在《尾声》中 叙述人" 我 "告别七个听他讲巴里坤草原故事的乃曼族年轻牧人时所展示的那一片阿 克苏黎明风景 就显示为既有甘青公路上飞速行进的一队队"满载原油的车队"又有群山和草原上 空"银灰的勘探机群"既有苏干湖滨骑马来往的测量队员,又有草原晨星下第一个牧人的放歌"唤 醒了山脚的垦荒队员/引起拖拉机轰然齐鸣 "……这一个个颇显浪漫情调的人生镜头与一轮红日交 相辉映地浮现出来,从而推出了一曲壮丽的尾声"这时候我回头向东望去/土岗上仍然伫立着七 个牧人 /在他们身后多彩的朝霞里 /一轮红日正跃出地平..... 🔭 3 ७,557)可见 闻捷在对这一气势 磅礴的社会现实作全方位把握和宏观构思时 其浪漫主义情调对现实主义典型真实的渗透 不仅表 现为这一场激烈的民族大解放斗争同巴里坤草原风情所特具的现实传奇性、同哈萨克民族心灵转 型所特具的历史超越性相结合的全方位写实 更显示了作者以大建设激发出来的理想主义作为底 色 以此对地域风情的传奇意味和心灵转型的历史意蕴所作的映衬。和闻捷一样 李季也是一位从 共和国缔造者的角度追求" 应该是这样 "这一倾向的写实风格的诗人 却也同闻捷一样 这一追求的 主要成就不在他那些写玉门油矿的抒情短诗中,而集中显示于三部曲的叙事长诗《杨高传》中。如 果说《复仇的火焰》的抒情与叙述是共时态的横向展开 ,那么《杨高传》的抒情与叙述则是异时态 的纵向展开 即通过杨高十多年来坎坷的人生经历和殊异的命运遭际 表现一个参与共和国缔造的 革命战士形象,所以《杨高传》写的是一个处在成长过程中的光辉典型。杨高的成长史,是一个怀

着朴素阶级感情的农村流浪儿,从追求一个合理的人生出发参加红军、在革命的大家庭中接受真理 和人生的教育后 终于从单纯地为自己翻身发展到为世上千万穷人翻身而战斗的历史。由此可以 说 这个人物的经历几乎折射出了一整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而每一个严峻的考验又都揭示了杨 高精神世界的一个侧面 这些不同侧面所显示的心灵美有机地统一在一起 共同完成了"这一个 "共 产主义战士有血有肉 因而也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性格的造型。 所以 杨高不同于李季所塑造 的另一个典型形象王贵,他没有停留在推翻封建统治、分得土地牛羊、建立一个美满家庭的革命民 主主义思想上 ,而是具有了一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素 ,并且这种因素还在一步步发展起来 ,成 为共和国缔造者的行动力量,进而显示出理想主义对这个人物精神世界的渗透。全诗第一、第二部 写得较成功 细腻而曲折的客观写实同悲慨与昂扬的战斗激情有恰如其分的交融 使作品的有些章 节颇为动人。像第二部中《风雪夜端阳追杨高》四节,就颇具艺术魅力,但显然还缺乏高远而真切 的理想主义渗透。第三部《玉门儿女出征记》的艺术水准不平衡,写杨高在玉门油矿的建设生活诗 意的笔力不足。但这一部比上两部有不可忽视的进展 "那就是" 应该是这样 "这一倾向的写实追求 强化了,从第30节起到末尾尤能见出这一特色。《中秋月儿圆》中,有关蜃楼幻景与石油战士对未 来大西北美景的遐思相交叠的动人抒唱 是从战斗在大沙漠艰难生涯中推衍出来的前瞻性的生活 写实。《昆仑山狂想曲》中 杨高当年的政委面对万古荒原所作的梦想式讲话 正是第一代柴达木人 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开发油田所孕育出来的共同理想。这种基于英雄主义的理想主义,使作品主人 公在现实斗争——一场与特大沙暴的撕拼中,付出了青春的光与热、血与汗,获得了精神境界的升 华。当杨高背着身负重伤的桂叶 ,手举火把 ,迎着黑夜中肆虐的沙暴呼唤着战友 ,一步步走向黎明 的镜头掠过时 我们不能不慨叹 这一批参与缔造共和国的现实主义诗人 在共和国的黎明期所追 求的"应该是这样"的生活,是何等壮烈、豪迈!这一种现实主义的新质是多么值得珍视!

作品主人公所发出的时代心声,最终总会归结于对新生祖国"应该是这样"这一倾向的写实追 求 赞美现实的和平、安宁和前程的光明、坦荡。 这似乎预示着这一新颖的现实主义也会在新一代 共和国守卫者身上,以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作为对象来显示。 一批守卫在大西南、大西北的年轻战 士诗人的创作 就充分表现了这一点 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公刘、丁芒、李瑛、白桦、高平等。 白桦 的《马蹄声》(4【p.72) 抒唱的是这样一幅动人的画面:在巡逻兵彻夜的马蹄声中 " 傣族娃娃在妈妈膝 盖上做梦 ",彝族姑娘在爱人的胸前低低歌唱 " 而' 藏族孙儿在爷爷肩膀上吹着竖笛 " 这特别动人 的笛声代表了迎来黎明的各族人民向往远方的心声 :那里" 有一座宝石的京城 " ", 永远闪烁着/普照 大地的太阳 "。于是 就在' 母亲由衷的微笑 "里、" 姑娘含情的回顾 "中、" 老爷爷眨眼 "的刹那间 " 马 蹄声又消逝在远方 "。全诗就由这么三组颇具审美功能的并列意象感发出了深远的意境,而这一片 意境也就显示为一场现实中的梦想和梦想中的现实的双向交流。因此 在这首诗中 共和国守卫者 的理想主义 使诗人在展示各民族人民的生存状态时具有了"应该是这样"的生活写实特征 ,或者 说 , 白桦的现实主义真实是在浪漫的氛围中显影的 , 神幻、美丽 , 富有生命的爱的悠远情思。 公刘也 许是这批诗人中最能显示理想主义写实色彩的,他的佧佤山组诗中的《西盟的早晨》(51,p.72),开头 就以这样的诗句来表现这些边境守卫者的生活"我推开窗子/一朵云飞进来——/带着深谷底层的 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作为一个意象 这朵奇异的云的兴发式联想功能是很强的 意 味着战士们守卫的地方是在白云深处的高山上 阴寒潮湿的峡谷边 那里环境的艰难困苦也就完全 可以想像。但这些又是和' 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糅合在一起的。正是这种来自于艰苦生活的理 想主义 使公刘在向黎明的边疆祝福时用了这样的写实笔法来结束全诗"带枪的人都站在岗位上/ 迎接美好生活中的又一个早晨……"于此可见,公刘的诗确"是属于'美好生活的又一个早晨'的" "通身都是健康的一种新的歌唱 $rac{1}{16} \int_{
m pp.365-373}$ 。 李瑛是善于行吟的战士诗人,他对守卫在万顷碧 波的东海、十万大山的南疆、无边荒沙的戈壁滩中的战士们艰苦的生活,作了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 描写。如在《深山春早》[7][pp.150-151]中,他如实地描绘了南疆深山中少数民族兄弟劳动的艰辛、生活的淳朴、风情的迷人,而以南疆处在"祖国的春天"里作为底色。在诗篇中,作者作了这样的设问和自答"社会的春天/何处是起点?/——社员翻飞的锹镐,/——战士闪光的刀尖!"[7][pp.150-151]意思很明显:有共和国的守卫者和建设者在岗位上,我们的社会生活必然会出现"应该是这样"的"春天"!

"社员翻飞的锹镐"这一行诗给了我们这样的提示:应该是这样"这一倾向的生活写实、还要落实在社会主义的大建设上。

于是 顺应着现实主义抒情的新思路 与祖国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大建设相呼应 ,一批诗人以 开拓者的身份在蒙古草原、戈壁荒滩、南疆丛林、北国油田,在铁道线上、炼钢炉旁、桥梁土地、东海 渔村 展开了"应该是这样"这一倾向的写实追求。在这支庞大的诗人队伍中 扎根在玉门油田的李 季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杨高传》第三部正表现了作品主人公由共和国缔造者向建设者的转型。 可惜李季的短诗这方面成就高的不多。另一个长年扎根在川西高原原始林场的"森林诗人"傅仇, 在《告别林场》(8 (pp. 150 - 151)一诗中表现的生活感受,前瞻性就极其深远,理想主义色彩也更浓郁。 这首诗表现了伐木工人在一个大风雪的日子,伐完原木,留下幼树和母树后,告别林场时的心情。 傅仇实写了开拓者们在告别林场时所见的景色以及在他们心头引起的眷恋之情,但更着重于遐想 一个世纪后另一代伐木工人重来这个林场时可能有的情景,这使得诗篇对此时此刻告别林场的伐 木工人的抒情深入到更高远的未来遐想中"我们走了,留下满山最好的树种,到二十一世纪,你们 上山的时候 /有一座新的无比茂盛的森林 /留给你们采伐 ,建设共产主义的高楼 [8 [pp.150-151]。 接着 作品又对这片林场作了这样的告别:再见了 我们亲爱的林场 /让我们的思想感情永远生在 这里 /再见了 未来的共产主义的森林 /请接受二十世纪伐木者的敬礼 [8 [pp. 150 - 151]。这是单纯 时代的单纯遐想。在那些年月里 我们人民的精神生活就具有这种美丽的憧憬 这种从现实的艰苦 创业中激发出来的遐想来自于对未来美好的信念 所以 他们的现实主义才真正显示为"应该是这 样 "这一倾向的写实特征。正因为怀有这份理想激情,才使开拓者们将艰辛的建设生活罗曼蒂克 化、才使作品显示出一种或优美或壮美的色彩。雁翼在建国初期曾扎根在宝成铁路建设工地上,开 阔的生活面、扎实的生活感受基础 使他写下了不少具有理想激情的现实主义诗篇。 其中《在云彩 上面》是一首更富于幻想的有关高山筑路工人的生活之歌。这些筑路工人的工地是在"云彩中间", 帐篷则" 搭在云彩上面 ";上工的时候 我们腾云而下 /下工的时候 我们驾云上天 [8 7 pp. 150 - 151]。 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呢?诗中吟唱道:当我们饿了的时候,你下云上的松枝烧 饭;/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就痛饮云上的清泉 [8] pp.150-151)。由此,我们能想见其生活实况的无比 艰难困苦,但雁翼却用神奇浪漫的诗行、轻松欢快的语调,传达出一代开拓者健康而亮丽的精神气。 或许我们会问 这一层健康、亮丽的色泽来自何处?试看全诗的最后:篝火的青烟升入高空 /带着 我们的欢笑飞过群山 / 它告诉我们亲爱的祖国 / 你的儿女战斗在云彩上面 [8] pp. 150 - 151)。显然 , 这里洋溢着一片誓把青春奉献给祖国建设事业的理想激情。 正是这股激情 ,才使这首表现开拓者 战斗生活的诗有了亮丽的色泽。由此可见 这一阶段的现实主义追求者总是千方百计要将现实主 义升华成具有"应该是这样"这一倾向的生活写实特色。

值得指出的是:当极左思潮在现实生活中还未转化成无视社会法制的权力行为时,这一代现实主义诗人同信仰太忠诚、信念太单纯者一样,始终是带着亮丽的彩色眼镜去看待共和国的每一天

的,他们心灵的感受系统似乎有着特殊的透视功能器,即使面对苍凉的风景,阴寒的节候,揪心的呼号,也能从中获得人生感受的转化。如绿原的《雪》对北国雪景所作的抒情"北方的雪是猛烈的","雪很轻,雪很大"飘忽得使"你捉不到它 [9] pp. 173 - 174),但这个来自南方的诗人竟然在无边大雪中走着时,感到"汗和雪花溶在一起/浸醒了我的困倦的民生 [9] pp. 173 - 174),并且仿佛听到了雪的轻语"我是从天空来的,我知道天气不会再冷;/我是到地里去的,/那里的种子等着我 [9] pp. 173 - 174),于是感受有了奇异的转化,幻觉到雪"是热的",并且"雪在半空中飞舞着,/像一热情的女孩子;/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它要你回答 [9] pp. 173 - 174)。 主体在这里显得如此天真烂漫、心无纤尘,可以说,这是一首对现实生活满怀梦想与激情的诗,也是对"应该是这样"这一倾向的生活前景的策源地——首都所怀的朝圣者般的心态的体现。

我们应该为这一阶段诗人们提供给 20 世纪中国新诗全新的现实主义文本——"通身都是健康的一种新的歌唱"而感到由衷赞叹:它们中有不少是精品。不过,也不能低估在极左思潮的权力话语愈来愈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对这一现实主义新潮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从特定的角度看,这负面效应使这一阶段的现实主义"应该是这样"这一倾向的生活写实追求畸变了。

=

这种教条主义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横加干涉,大致体现在如下这些方面:首先,诗歌要专门歌颂 社会光明面 不许涉及阴暗面 淇次 这社会光明面又必须传统化 即必须写出这样一个过程 :从艰 苦的革命斗争传统中获得美好的今天 第三 如果要涉及阴暗面 ,也只能限定在阶级敌人对新社会 的阶级报复上,并且还不允许只写这些现象,必须在摧毁这场阶级报复中展现新社会的威力无边; 第四 这就使' 应该是这样 "这一倾向的写实追求无形中出现了如下的情况 :不是出于由生活感受的 前瞻性所激发的理想主义 而是出于某种政治宣传需要的理性规范 第五 于是 新诗中现实主义的 关键就要求主题、题材和艺术构思必须和政治宣传口径一致——美其名曰现实主义的典型化。这 些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 给"应该是这样"这一倾向的写实作风带来了如下一些负面效应:其一,以 抒唱一片光明来显示应该是这样的生活写实成了一个前提,谁要是在诗中作"太阳里发现黑子"的 写实 就被视为不真实、非典型 更不要说正面揭露阴暗面了 .那就是反对社会。 其二 .诗于是成了 政治宣传和教育的工具。从强化社会主义政权意识的要求出发,一片光明的写实必须和革命传统 教育结合 ,而这也就成了现实主义艺术构思的神圣模式 ,导致现实主义创作走向公式化。其三 ,主 体因而失落 ", 应该是这样 "这一倾向的写实 ,已失去主体从现实的感受逻辑中推延出来的前瞻性生 活把握 而为了图解政治宣传内容 则容让对生活作随意的编造。于是 ,导致了" 应该是这样 "这一 倾向的写实追求发生畸变。 其四 ,主体的失落进一步导致一条创作规律受到漠视甚至排斥 ,那就是 诗人的自我对生活对象真切的感受与体验 以及艺术构思中诗性的发现与把握。其五 所抒之情也 就十分淡薄甚至枯涸,有的只是干巴巴的政治概念或矫揉造作的政治激情,即借理性构思来编造情 节故事 诗歌成为政治图解品。因此 这一阶段的现实主义抒情文本 大都是些追求机巧的情节诗: 机巧的情节叙写到结尾后,再挂上条光亮尾巴。就这样,一桩桩令人困惑的现象出现了。

它们有个特点:抓住某个生活对象作构思核心,发挥理性联想去找到一些有时间承续性的现象罗列一番。《门扇》抓住的是农民的一块"土房下的门扇",按时间顺序——从革命战争年代到人民大解放,将一桩桩凡与门扇发生关系的事件罗列一通:当年,房东大娘掩护过一个投身革命的青年,用它作床,后来,又给一个从前线回来的诗人作书案,让诗人在上面"喷出了多少诗歌的子弹",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这扇门又被用作担架,奔赴前线运送伤兵。在"大进军"中,又用它作"结实的桥板",让"千军万马从桥上飞过/去摧毁敌人的据点",当穷苦人终于得到解放,这扇门终于成了"人民大解放的大书中的一页/天天教我们的后代诵念"。情节罗列得井然有序,内容展开得从容自如。如果这位作者有兴趣,还可以凭联想找出许多与"门扇"有关的事例一直罗列下去。这"门扇"还可以搭成斗争台斗争地主,可以搭成农业合作社会计室算账用的书桌,算每年的丰收账和社员的分红数目……这使得这一类现实主义抒情不仅丧失了"应该是这样"这一倾向的独特写实风格,并且因了同一种意念图解的不断重复,以及随着时间的进展而使图解格局不断推延和持续、复述,造成诗对生活的反映失去了弹性,中止了意象组合的内在动态关系。这样写成的诗,其现状及演变过程似乎反映得很详尽周到,却十分琐碎、刻板,泯灭了诗作应有的光彩。

其次 ,由于创作中主体的失落 ,现实主义在客观写实中不仅使主体真切的感受体验日趋淡化 , 甚至遭到排斥 而且无节制地扩张了理念图解。为了图解得有趣味 还使现实主义的客观写实追求 变成了情节抒情写作。抒情诗情节化往往会弄得吃力不讨好 因为诗的容量不允许铺写情节 而为 了让情节故事统治着的抒情诗还有点吸引人的地方 ,诗人们又不得不追求情节安排的巧妙 ,说得俗 白一点 :努力使某一点政治意念或政策观念在图解中兜得拢 ,因此 ,当年的现实主义诗人特讲究巧 思。为了藏巧,不惜佯谬装傻。严辰有一首《黑小子》_{12【pp.43-46})赞美北大荒农场的一个青年职 工,但诗中不作正面抒情,而是写了个喜剧性的小故事;农场选举人民代表,男女老少都参加了,一 批家属围在一起说说笑笑 ,议论着该选谁的事 ", 何大妈 "说选三区的拖拉机手黑小子 ,说他干活利 落灵巧 " 他使唤的那头钢铁快马 / 总是挂着红旗到处奔跑 "。 有人看她那么称赞黑小子 就逗她是 不是为闺女相过亲了"何大妈"回答得振振有词"我和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也没见过他是丑是 俏 /可是 ,我要有个姑娘 /就准愿她把那样的小伙子寻找 "。结果选出了三个代表 ,两个男的 :是场 长和老赵 还有个是姑娘"那姑娘二十出头,黑黑的脸蛋多么俊俏"。怎么黑小子没选上?"何大 妈 "很是失望!甚至愤愤不平。这时旁边有人笑眯眯地说"大妈,你不认识那姑娘?/她就是全场 闻名的拖拉机手 /黑小子——这是大伙儿送她的外号……"可以看出 ,主体整个叙述策略是藏起 " 黑小子 '的性别来向读者佯谬装傻 ﹐以期出奇不意引起读者的惊讶。但这种策略明眼人一读开头 就会明白 藏得实在并不巧妙 更何况抒情诗靠这种藏巧的构思只能提供给人以理性意识 :这个姑 娘干活像小伙子一样来劲、且不说这种衡量标准完全出之于男权话语)却缺乏感受性。当然、我们 也明白诗人的苦衷 因为那时在创作中主体必须是失落的 ,于是 ,也就只能靠编造一个人为痕迹明 显的情节小故事作分行叙述 ,充当抒情诗了。类似的写法颇不乏人 ,李季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他的《客店答问》、《社会主义老头》、《我们的杨师傅》等作都是如此。《客店答问》、13 [pp. 78 - 79)写的 是西北路上一家客店里,一位大娘和一个年轻女旅客的答问。大娘问不像本地人的女旅客去哪里, 答说去新疆 ;又问是去探望新疆工作的父母兄弟 ;还是去旅游?答说去探望部队中的爱人。在经过 这么一番有意为之而又不嫌其烦的盘问之后,真相已白,藏巧的布局已就,于是主体怀着佯谬之心, 让大娘作这样的感叹:呵,千里路上去找你的男人,你这个大嫂真是刚强 "! 请注意这" 大嫂 "的称 谓是一个巧设 引出了女旅客的一句回答:我还没有结婚 ,请你叫我姑娘 "。卖关子一经兜拢 ,使两 人之间能顺利地继续作再一次答问,以完成政治图解的最后一笔。大娘问:呵哟,你还没有结 婚!/那你是为了什么要去新疆?"女旅客答:好大娘 就是为了结婚嘛 /因为他在建设新疆 ,没有 时间请假回家乡。"这巧的确很兜得拢,但却是人为图解的巧,主体在写作时很冷静,充分施展了理

性联想的人事布局,一步步诱人进入他企图戏弄读者而设计好了的意图中。这样的诗作巧在图解, 不在诗意感受。

第三 ,由于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光明的现实是革命者流血牺牲换来的 ,革命传统不可丢 ,因 此 延安和北京呼应 梭标和电焊器接轨的政论式歌唱大量涌现 故土新旧对比 工地战友重逢的情 节抒情层出不穷。处在改朝换代的初期,这种"革命—建设"结合在一起的激情抒发是很感动人的。 但大家都这样做 成了套路就使人乏味了。李季是这个套路的首创者和集大成者 除了长诗《杨高 传》,不少情节抒情短诗如《师徒夜话》、《厂长》、《理想》等全是如此:追求人物的奇遇,从中表现" 革 命—建设 '的结合,而这种布局的巧合、人物的奇遇,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出之于人工操作。如《师徒 夜话》:13 [1pp.78-79]写玉门深夜的石油河边,一对师徒在边走边谈心。师傅怨徒弟掌握技术想一步 登天未免心太切 又婉转地问他右手开闸门的力为什么总使不出来 徒弟实情相告 说这是因为战 争年代右肩膀受过重伤。一提起"打仗",师傅来了劲,和徒弟聊快解放时在他老家打过一仗的往 事 讲到在这一仗中,有个解放军侦察员被敌人围困在自己家的屋顶上 坚持抵抗了一夜 等我军发 动进攻歼灭了敌人后把他解救下来时,他身上已负了十几处伤。徒弟一阵激动,喃喃地说:我真没 想到那是你家的房 "。就这样 ,一场巧合构成了。主体只是纯客观地叙述了这一场出人意料的情 节 这可是为了巧合而巧合 人为的痕迹太明显。可不是吗?为了引出这个故事 ,李季从师徒间有 关学技术的谈话转到" 说起打枪 " 从" 打枪 "这个话题中师傅得知徒弟在战争中负过伤 从负过伤这 个话题转到师傅'提起打仗'引出家乡一仗 都缺乏谈话的自然流态 是主体为巧合而有意设下的布 局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这种有意为之十分勉强 ,只能败坏接受者的接受真实感。 李季始终热衷于 以叙事诗的写法来写抒情诗,而情节构成又追求巧合 结果求巧反被巧误,所以,这种巧合给人以矫 揉造作感。不过,没有这点巧合也不行,因为李季的诗显示为主体绝对的客观、冷静,出于这样的特 殊情况,如果抒情诗的情节故事不追求巧合而平平淡淡,则更给人以索然无味之感。因此,选择情 节奇巧的写法 实出于无奈。从某种意义上说 李季为客观写实的现实主义创作走成了一条便于图 解政治理念 但缺乏诗意的路子 而这又影响了一代的现实主义追求者。

第四 出于强调诗要为政治服务的需要 就竭尽全力让革命精神的大发扬去替代一切人性人情 的表现 而革命精神其实又只是政治理念的装饰性称谓 因此 这一阶段的现实主义创作出现了一 个"恋爱+革命"的写实模式。应该说,这一方面反映了忠实于现实感知的诗人毕竟看到了在热火 朝天的建设年代,异性情爱实属人之常情,是避免不了、更扼杀不得的。 革命精神——包括劳动生 产关系中的英雄主义 有诱导异性情爱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求得更美满的结局的作用 而异性情 爱也应该以激发更大的创造力来使男女双方更积极地投身于大建设中 ,所以 " 恋爱 '和' 革命 '在此 也是互补的。有些诗,如李季的《正是杏花二月天》,闻捷的《舞会结束以后》就互补得不错,但为政 治服务在这一阶段毕竟是左右着诗歌创作的 ,因此 ,在" 恋爱 + 革命 "这个模式中出现的另一方面的 情况是 这些现实主义追求者的诗情指归总是落实在"革命"上,或者说总是从"恋爱"出发流向了 "革命"具体点说 是落实在作为政治理念外显的革命精神——包括劳动生产关系中的英雄主义 上。这在李季的一些诗中时有显现。闻捷在《爱情》(14 [pp. 150 - 151)一诗的开头,便让处在爱情激动 中的少女这样抒唱:我最心爱的回来了,胸前挂着战斗奖章",如果把这一行诗拍成电视镜头,大 概在少女面前出现的情人应该是这样一串镜头的组合"前胸。闪闪发光。密密麻麻的战斗奖章。 (向上摇)头。被奖章的闪光映红的眼睛"。看来少女爱的首先是战斗奖章。这个判断并没有曲解 闻捷 在《种瓜姑娘》、14 [pp. 150 - 151)中 这样的表现还更明显:天山脚下的种瓜姑娘枣尔汗种的东湖 瓜闻名四方 引得小伙子们走过她的身旁时都要向她歌唱:把胸中燃烧的爱情,倾吐给亲爱的姑 娘"。枣尔汗终于向他们回敬了一首歌,以表达她选择恋人的标准"枣尔汗愿意满足你的愿望,感 谢你火样激情的歌唱:/可是 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 "。可不是吗?使枣尔汗姑 娘产生爱情的是"一枚奖章"。这是相当荒唐的。这样写也把爱情庸俗化了。

以上种种现象说明 这一阶段' 应该是这样 '这一倾向的写实风格 随着诗歌成为政治宣传品的日益强化而发生了畸变,于是 从生活感受体验推延出来的那种属于前瞻性的' 应该是这样 '这一倾向的写实,也就和脱离生活实际、想怎样就怎样的编造等同了起来,这种编造表面看似乎也有点' 应该是这样 '这一倾向的写实风味,实则大谬 '因为受政治理念支配的编造 不是从主体对现实本然的感受中推延出来的前瞻性生活虚构,而是主体失落的反映。创作中既然存在着主体失落的危机,那么 对于一个具有高品位的艺术修养且尊重对生活真切感受的现实主义诗人来说,要求他去作编造性写实,无疑会感到茫然若失。1957 年前后,臧克家似乎诗如泉涌,诚如徐迟所赞叹的"每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时,他总是最初的几个以高亢的激情发出歌唱的诗人中间的一个……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总有他的歌声 [15 [p.71]。可惜,那时臧克家写的这么多诗很少能留得下来。 艾青却不然,在 1956 年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曾坦率地说"北京庆祝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我去参加了。但是我只看到扭秧歌,敲锣鼓,还看到一些商人,除此以外就看不出什么来了。第二天,报纸上说,北京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我却看不到这种变化 [16 [p.471)?正因为艾青无法在感情深处接受那些年乌托邦式的社会生活,也决不肯制造政治热情来作" 应该是这样 "这一倾向的编造性写实,而依然坚守着现实主义的固有原则,因而他茫然,手足无措,被人指责为政治热情不高,甚至遭到无情的批判。

文学界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从肃清胡风文艺思想到反右派斗争,从反右派斗争到批判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从批判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到文化大革命……无不从上述问题诱导出来。 教训是深刻的。

「参考文献]

- [1] 石方禹 茅盾.艾青篇 J].人民文学 ,1950 (11).
- [2] 岑琦.向导[]].东海,1956,2(1).
- [3] 闻捷.复仇的火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4] 谢冕 杨匡汉.中国新诗萃(50-80年代 [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 [5]公刘.离离原上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6] 艾青.公刘的词 A].艾青.艾青全集 第3 苞 Z].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
- [7]李瑛.李瑛抒情诗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8] 李季.李季文集:第1卷[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 [9]绿原.人之词 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10] 严阵.琴泉[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
- [11] 张志民.中国新文艺大系·诗集(1966-1999 LZ].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000.
- [12] 严辰.繁星集 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13] 李季.李季文集:第2卷[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 [14] 闻捷.天山牧歌 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 [15]徐迟.诗和生活·初读《李大钊》[M].北京 北京出版社,1959.
- [16] 海涛, 金汉缟. 艾青专集·沸腾的生活和诗——中国作家协会名作委员会诗歌组对诗歌问题的讨论[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